

列女篇

鄆城縣記第二十五

荆志於人物志有節烈似因乎吳郡志人物之末以烈女附之例此在范氏之書已爲可議劉子政之爲專書無論已史自後漢書始咸別爲一篇於體例號謹嚴傳志別之爲允然又標曰節烈意且謂自是之外無可紀也則取義傷狹以言鄆城厥初汝墳之詩閱其君子勉之以正被文王大化之深而婦德之最有可稱者繼此固無逾於漢范滂之母更後之則明劉校之母胡此豈節烈之所可位置哉魯語屢載公父文伯之母之言魯語述魯政此其於魯也奚賴孔子顧闚而稱之義蓋有所取云而文伯之母遂

傳於千古然則國之所與立者豈惟士大夫之嘉言懿行
乎所以劉范之書皆於其言與事之犖犖者著之後之觀
者謂其傳信而不以爲溢美要亦未可例十一於千百也
不幸鄉曲之間其言與事之皆軼惟姓氏之僅存而志之
皎然不磨則一固將重其志而存其人故自乾隆十七年
以前咸本傳志間補其遺後則資之采訪庶幾志劉范之
志云爾惟其主於傳信並吾世而得之所聞者必書卽前
乎是而得之傳聞者亦在所必錄雖或異詞因折衷焉則
善家乘之所具者又豈宜自遜而不言乎曾王父善貽公
有子二人長諱伯衍娶於劉數月而世王父歿迨吾祖生

吾世父仿藝公諱傳忍者甫彌月世王母取而育之以養
以教嘗曰此吾門克家子也不可令作讀書人語吾祖
曰弟雖家務繁賾有次子足佐理勿以瑣事分吾子心故
仿藝公學之有成也得力於母教爲多而善貽公次女適
西平譚氏者以孝親守節撫孤聞至光緒十六年西平人
爲之請旌其詳宜見西平志焉傳氏編列傳旣訖又說之
曰割股久奉明禁舊志載監生宛毓林妻李氏生員胡維
烈妻翁氏王諫妻馮氏近又據鄉民舉烈文村民李遜妻
張氏附見於此傳內王思才妻田氏亦據鄉人稱割股田
以節著與李翁馮張有夫不同故仍列傳中而割股事附

見於此揣其意蓋以毀殘臆體爲非也因於田傳述其守節而不及其割股然曰田以節著與李翁馮張有夫不同實不足以卜其指歸之所在事苟宜刪辭而闕之可也謂宜存則無事調停之說又證之孝行傳所列若張九德若李中士若楊青皆割股者於彼乃曰見諸舊志未忍遺之則李翁馮亦舊志之所載也不以此律之士夫而嚴於匹婦進退無據將奚以自解免乎故以李翁馮張復入之正傳固皆爲邑之人然如凌孝女之著聞斯士亦采風者所宜加之意也女名蘭貞浙江錢塘縣人父國琛客遊於豫寓鄆城而歿家遂定居焉女九歲而喪父事母胡以孝聞

光緒乙未秋母病肝氣逆不得眠女匍匐牀蓐間或以背相倚坐終夕以待母久病性卞急時加訶諾有不快於他人亦責女而女愉色承受未嘗稍怠次年秋母病益劇女潛泣曰家可無女不可無母八月二十五午夜跪於中庭籲天乞代闕無人趨入室取刀割左臂肉如掌大血湧溢其嫂適自外至駭欲聲急進扶之女搖手戒勿語裂帛裹創和藥進母母少瘥而女邁病月餘遂卒則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年十九耳女剖背後雖楚不自言猶待母母微覺之令休則曰兒無他也母日愈女日篤知必不起始移他室猶日數令人舁以省母垂歿告家人曰余代死母病

愈矣其請毋母戚也遂絕爾母果愈二十三年鄆城縣爲
之請旌論孝女之事宜久流寓而自來邑乘之述列女者
無是稱又女之仲兄維翰病歿其未婚妻何氏殉之亦由
鄆城縣舉報旌表家旣僑寓於外慮非錢塘之所及錄苟
兩遺之則永不章矣故因論傅氏之說割股而紀焉傅氏
於篇末附以壽婦是亦詩人作頌之義未可廢也必區而
異之則自紛蓋孔子之言詩首二南而不必婦人女子之
胥賦柏舟詩之爲教固甚廣矣質滴文炫乃至非節烈不
足取信於世是則世道之凌替爲之要其考之於古而有
徵詢之於衆而從同未可忽也滂母義至高自漢逮宋且

千年矣蘇軾之母程猶且慕之所謂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興起也其言已載滂傳述之以唐姬爲首

唐姬潁川鄆人也爲漢弘農王辯妃辯實少帝中平六年
九月董卓廢之爲王初平元年正月山東州郡起兵討卓
卓置王於閣上使進醢王乃與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
悲歌因令姬起舞妃抗袖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
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嫠獨兮心中哀因泣
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姬執不復爲吏民
妻自愛從此長辭王薨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
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催因欲妻之

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尙書賈誼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劉氏張二妻見二傳

宋氏傳志曰生員張珣妻年十八歸珣珣卒宋年二十兒愷未週歲多病宋誓與孤存亡呼天而禱血淚俱下親戚爲感動伯氏訓科歲時具衣冠拜宋邑令王顯每祭致胙其家旌之事聞未報卒愷後爲諸生以恂謹稱

節婦丁氏傳志曰未詳邑令王顯歲時存問

春氏傳志曰義官趙述妻述卒時春年二十四子訥甫五歲春年少質麗有力者謀之甚急賄嫗以言動之春覺爪

其面自是無敢犯者訥成立竟以勤儉致富孫允化爲諸生春年七十有六卒

喜氏傳志曰生員蘇卿妻卿死時喜年二十遺孤方三歲家貧有田十五畝以其半種棉半菽蔬紡績以給朝夕族子某以角口遽牽其臂喜用刀割其所牽處掌爲之翻時歲饑襄城教諭魏廷奉檄賑濟至鄆聞之優給存問其子後爲諸生年二十五亦卒喜堯堯無依終無怨悔守清白而卒

甯氏傳志曰曹恕妻正德七年趙燧劉六劉七作亂殺掠至鄆城甯偕村中婦女避邱木中賊搜得少艾者四人其

三人皆已上馬甯給曰待吾送懷中兒歸卽從汝賊持刀逼之甯取兒投汙池中亟奔路旁廟中自縊爲賊捉髻以出甯大罵賊以刀劈其頭罵不絕口賊睹甯死仍欲剗其腹有棠老跪乞完甯屍賊去鄉人出其兒得不死甯氏至暮亦避亂定夫婦更完聚生二子年四十五而卒

張氏傳志曰陳雄妻年十七歸雄十九雄死踰五月生子廷璣親戚憐其少寡子幼勸之他適張氏仰天大呼曰我陳雄妻也衆知不可奪乃已廷璣成立生三子嘉靖十年知縣楊伯謙以貞節旌其門事聞未報卒年八十餘

陳氏傳志曰柳堂妻南赤保人年十八歸柳未踰年夫有

疾不瘥陳不食鹽豉禱於天稽顙血流夫死三日水漿不入口命匠氏大爲其棺曰吾欲納亡者衣物及殯遂自縊死與夫柩並舉

龔氏傳志曰陳述妻年二十七歲述死遺子諫方二歲或勸之嫁輒詈之絕膏沐養其姑以孝聞諫成立家漸豐龔年六十五娶孫婦焉

黃氏傳志曰朱守禮妻年十四歸守禮後三年歲饑比屋乏食守禮與母謀嫁黃氏黃大哭願躬紡績採食以待麥秋困哽咽不能語守禮不聽迎者至母命之出拜黃入室託將梳洗遂自縊死

丁氏傳志曰趙鼎妻年十八歸鼎三年而寡遺腹生男景高呼天曰我不死矣守節撫景高成立年九十三見曾孫而卒

呂氏傳志曰生員李逢昌妻年十六歸逢昌二十一歲逢昌卒一子方孩提呂苦志守節神宗十一年豪家謀強娶之呂自縊死豪伏法呂得旌

張氏傳志曰生員李攀龍妻事舅姑以孝稱攀龍卒張一慟而絕家人救之甦諺曰吾不死也家人安之乘夜自縊柩側神宗十九年四月詔旌其墓

烈女程氏傳志曰董家莊程時出女許字同里安惟精之

子俊民神宗四十一年俊民病死女年十六潛爲死計父母覺之俾其女弟與俱女給女弟爲母作羹作新婦裝自經父母及兄破戶人已絕戶外狂風大作鄉人異焉邑令高夢禎上其事詔旌之

張氏王大章妻趙氏大章妾見大章傳

韓氏張廣業妻王氏張懿妻某氏懿妾傳志曰韓嫁廣業十七而寡姑老孤懿方三月韓孝事姑姑卒薨加禮懿成立爲諸生韓娶王氏久之無出爲置妾某氏懿家南鄉其富城內西南隅構書屋爲游息之所豪家爲僞券云廣業給事其家懿以恨死書屋中韓遂葬懿其地招親族盡以

產畀之散錢物通衢中天啟六年二月十八日與王氏同縊於懿死所妾亦縊死於家族衆葬韓懿墓西北以王與懿合葬鄉人爲立祠

張氏刑部主事謝顏教妻何氏顏教妾傳志曰顏教病篤遺命嫁何顏教卒何自縊死張撫子櫝成立遭亂家甚貧張作苦給櫝讀書順治八年櫝舉於鄉

馮氏傳志曰周三省妻夫死年二十遺孤楷七歲馮守節終身孫道新後成進士

張氏傳志曰春暉妻年二十二夫亡子騰龍方五歲感危疾張日夜呼天泣禱遂愈張守節五十餘年家人罕睹其

笑天啟丁卯孫開榮舉於鄉張年八十無恙

趙氏貢生朱崇宗妻見崇宗傳

韓氏王氏傳志曰韓嫁張氏而寡撫子昇成立娶王氏昇死韓與王同縊而死

王氏李珍妻見珍傳

趙氏王輯瑞妻附見王士表傳

陳氏傳志曰李德仁妻事姑孝姑死既葬莊烈帝十六年聞流賊至懼辱自縊死

朱氏傳志曰生員陳弘猷妻流寇陷城執弘猷將殺之朱罵賊曰何不殺我賊怒殺之旋憐其烈釋弘猷

朱氏傳志曰張完妻年二十三完病篤謂朱曰我死以老親孤兒累汝朱引刀自刺其面爲誓完死以苦節終身莊烈帝八年詔旌其門

李氏監生宛毓林妻割股愈姑

趙氏傳志曰謝程教妻寡居數載爲賊所獲度不能脫乃罵賊求死遂遇害順治三年巡按甯以聞詔旌之

朱氏傳志曰夫周姓年二十餘夫病篤慮其少睨劍作欲刺狀來曰君畏我不能守耶指心自誓夫死朱事舅姑益謹姑病廢經年朱跣步不離遺溺皆手捧持之夫姪周時泰幼孤朱撫之甚至後爲諸生順治八年邑令給匾

楊氏傳志曰柴逢春妻年二十歲夫死私爲舅姑澣濯衣襦製襪履畢縊死逢春柩側順治十年詔旌之

萬氏傳志曰陳文衡妻邑舊道州城南人順治三年文衡以貧死萬持三歲兒與姑曰兒將從夫地下姑泣止之竟縊死夫側其家倉皇以一棺並斂之

張氏彭漸繁妻夫亡而姑在堂張守節事親撫孤長生流寇陷城扶姑攜子遁於野絕炊捋草子食之姑幾死於賊張以身護持終俱得生還

張氏傳志曰楊珍妻年十九歸珍四年生一子一女珍死二十晚日張自縊死